

“文学进军”  
征文 第一季

汪曾祺写过一碟寻常的炒米,说那是“带着暖香的人间小景”。想来世间最熨帖的滋味,从不是山珍海味的盛宴,而是藏在烟火缝隙里的一寸暖。

它不是惊天动地的传奇,只是巷口老槐树的荫凉,是晚归时窗棂上的灯火,是寻常日子里,被我们随手拾起的细碎温柔。

这暖,是母亲灶台上的烟火气。小时候住的老院,傍晚总被炊烟裹着。母亲系着蓝布围裙,在灶台前忙碌,铁锅里的葱花滋滋作响,混着米粥的甜香飘满小院。我趴在门框上看,她回头笑:“别急,粥熬得糯糯的才好吃。”那时不懂,只盼着快点吃到嘴。长大后离家,尝过无数山珍海味,却总想起那碗温热的米粥。原来那烟火气里,熬的不是米,是母亲的耐心,是岁月的安稳。后来才明白,最动人的暖,从不是刻意的铺陈,而是自然而然的流露,是一饭一蔬里,藏着细碎关怀。如今每次回老院,母亲依旧会熬一锅米粥,灶台的火光映着她的白发,那味道和多年前分毫不差,只是尝的人,多了几分懂得与珍惜。

这暖,是巷陌里的人情味。老家巷口有个修鞋铺,守铺子的是位白发老人。他的铺子不大,摆着些旧工具,墙上挂着几双修好的鞋。路过时,总见他戴着老花镜,一针一线地缝补。有人来修鞋,他从不急着要钱,先拉几句家常:“今天天儿不错”“孩子放学了吧”。鞋修好后,他会用布擦得干干净净,再递过去。偶尔有人忘带钱,他摆摆手:“没事,下次再说。”巷子里的人,都爱找他修鞋,不是因为手艺多精湛,而是喜欢他身上的那股热乎劲儿。他的铺子,像个小小的驿站,收留着行人的匆忙,也传递着邻里的温情。去年冬天,老人的铺子门口多了个保温桶,是巷口奶茶店老板放的,说“大爷修鞋冷,喝点热的暖暖身子”。一来二去的照拂,让寒风吹过的巷口,多了几分融融的暖意。

长期呆在家中为文作画,怪闷的,还是得出门走走。

这天,晨曦初露,起床打理完毕后,便一门心思向附近的十六潭走去。令我意想不到的,因为连日在家构图作画,我出门后触目所见,竟然全然有了画味。

踏入熟悉的十六潭,一切都是新奇的、美好的,脚下的公园道有韵律地延伸,似是久候的挚友,相拥着我前行。道路两旁的野草,像是用青绿颜料随意泼洒、晕染,有的颀长如剑,有的绒短似毡,高低错落地凑在一起,呈现出别致的韵律、新颖的画面。野花们更是喧闹,不知名的小黄花,星星点点地散落其中,像是夜空中被抖落的繁星,散发着若有若无的甜香;紫色的野鸢尾则高傲地昂着头,将花瓣舒展成灵动的蝶翼,在微风中轻轻颤动,似乎随时都能振翅飞向那片澄澈的蓝天。

沿着公园步道一路走去,潭水幽幽,教人心旷神怡,浮想联翩。潭水边的石头,或圆润如珠,或嶙峋如兽,被潭水浸润,拍打别样的肌理。站在潭水边,水底的沙石清晰可见,鱼虾穿梭其间,它们灵动的身影在阳光的穿透下,折射出奇的光影,仿佛是深海中被遗落的精灵。十六潭潭水,点缀在这方天地,让这儿成了城市绿心,让这方天地有了不可轻待的灵动之气。

十六潭的山并不高耸,但因了潭水的存在,满眼苍翠欲滴,是一幅实实在在的泼墨山水画卷,意味深长地铺展在天地之间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下斑驳陆离的光

这暖,是失意时的一盏灯。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冬夜,我揣着一张写满红叉的试卷,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。风刮得脸生疼,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。路过一家小面馆,老板娘探出头:“孩子,进来暖暖吧。”一碗热汤面端上桌,雾气氤氲了眼眶。她没多问什么,只说:“慢慢来,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”那碗面的味道,早已记不清了,可那碗热汤带来的暖意,却一直留在心里。后来才懂,人生路上,难免有风雨,而那些不期而遇的暖,就像黑夜里的灯,照亮前行的路。它不是轰轰烈烈的救赎,只是一句安慰的话,一碗温热的汤,却能让人瞬间柔软下来。

这暖,也是寻常日子里的小欢喜。清晨推开窗,撞见枝头的鸟鸣;午后坐在阳台,晒着太阳读一本闲书,书页间夹着一片晒干的桂花;傍晚散步,遇见天边的晚霞,把云朵染成橘子色。这些细碎的瞬间,像散落在时光里的星子,不起眼,却足够明亮。就像丰子恺画里的月亮,不是高悬夜空的孤月,是挂在树梢的,带着笑意的月;是窗台上的,映着灯火的月。它藏在生活的褶皱里,不张扬,却温润了岁月。

有人说,这世间的暖,是“雪中送炭”的慷慨,是“赴汤蹈火”的壮烈。可我觉得,最动人的暖,从来都在烟火人间里。它是母亲的唠叨,是邻里的寒暄,是陌生人的善意,是寻常日子里的小确幸。它不是浓墨重彩的画卷,是淡墨勾勒的小品,寥寥几笔,却韵味悠长。

就像老巷里的石板路,被岁月磨得光滑,却藏着行人的足迹;就像墙角的青苔,不起眼,却透着生机。这人间的暖,不需要刻意寻找,只要你愿意低头,就能看见。它藏在一碗粥里,藏在一针一线里,藏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。

烟火缝里,酿一寸暖。这暖,是岁月的沉香,是人间的底色。有了它,再平凡的日子,也会变得闪闪发光;再漫长的路,也会走得从容坦荡。毕竟,这世间最动人的,从来都是那些触手可及的温暖,是藏在烟火里的,最真的情味。

影,像是为这幅画作镶嵌了点点金箔。沿山道拾级而上,脚下有弹性的木质阶梯发出有节律的声响,教人心情愉悦。林间空气清冽,满鼻子草木芬芳,每一次呼吸,都将大自然的清新与宁静吸入心肺。偶尔,有几只山雀,跳跃在枝头,叽叽喳喳地交流,忽又振翅高飞,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,为寂静的山林增添了一抹灵动的音符。

登上山顶,视野豁然开朗。极目远眺,远处群山连绵起伏,如一条沉睡的巨龙,守护着这片宁静的土地。除了触眼可见的城市,还有远远近近的村落撞入视野,此时,炊烟袅袅升起,与远处的山岚交融,宛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,晕染出浓浓的乡村意韵。那错落有致的房屋,像是童话中遗落的城堡,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近处,城市在树木的掩映中,自在安然。

再往近看,凡潭水处,水汽氤氲,水鸟点点,振翅而鸣,悠然自得,为这幅泼墨山水水平添了教人心动的生机与活力。

这大自然的画卷,我在其中,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涤。耳廓里没有了喧嚣与纷扰,只剩下清新的空气、悠扬的鸟鸣和内心深处的那份宁静。闭上眼睛,深深感受大自然的馈赠,蓦然发现,身边的一切,何尝不是我寻觅已久的,用心灵才能真正读懂的一幅最美的图画?

在天地间漫步,用心感受每一道风景,用灵魂倾听每一丝声响。这样的寻画之旅,是何等的惬意、何等的闲适,何等安然啊!



## 学会做减法

张欢欢

超市购买打折鸡蛋的长队中,一位白发老者和一位壮年男子说:“大兄弟,你的时间可比这几元金贵。”对方心领神会,退出长队。

实惠面前人人平等,想省钱是硬道理。退休赋闲也好、上班挣钱也罢,没有规定谁不能排队抢实惠,但有时不妨从经济学的角度算笔成本账。对这位男子来说,排队1个小时省了两三元,的确算不得好买卖。

生活中,常面临这样关于“值不值”“进与退”的选择。打个比方,两辆车狭路相逢,谁都开不过去,总有一方要先倒车腾地让行。假如谁都不肯退让,耽误的不仅是对方,也是自己的时间精力,简而言之:损人不利己,难以实现帕累托改进。

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·帕累托提出,当资源配置改变使至少一个人状态变好且无人变坏时,称为帕累托改进。主动退让,在方便了别人的同时,也方便了自己,这便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。

“路怒症”引发的交通事故和冲突,一次口角、一次斗气把人裹进负面情绪的漩涡纠缠好多天——成本高不高,代价大不大?这时候算账不能看一时意气,有时候“退”一步更见海阔天空。

这几年,社交网络上常提及“幸福者退让原则”:不要为了赌气,让自己置身险境。幸福者退让原则之所以能“击中”那么多人的心,盖因“行有所止”的智慧,其核心在于:面对非原则性问题,尽量避免无意义冲突,以主动退让来守护健康平安快乐等核心利益。

这一点,家庭生活需要:夫妻为家务分工争执,为谁先低头冷战,一句“我来吧”胜过10句“凭什么”;邻里纠纷也需要:一篮水果笑脸上门比一通投诉更能平息事端;与陌生人的冲突更是如此。这些避让,看似失了“面子”,实则收获了幸福的“里子”,这便是“进”与“退”的辩证法。主动给麻烦让条路,为更重要的结果留出座位——矛盾缓解、关系和谐、时间高效。

生活做减法的要义,在于减掉那些消耗生命的事。幸福者退让原则,本质是一种筛选——筛掉那些无谓的、边缘的、一时的得失,将有限的生命聚焦真正重要的事物。“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它是一种从容的生活态度。避,给自己留出回旋余地;让,为幸福腾出生长空间。

当然,“幸福”之于“退让”,既不是一个必要条件,也不是一个充分条件。我们不能一味强调幸福者退让,更何况“幸福”的标准本就不同,“不幸福”也并非不守规矩、不讲道理的理由。避让并非无原则的退却,面对法律、道德等原则性问题,或是霸凌、违法犯罪等行当时,底线应当坚如磐石,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护权益。

## 烟火缝里酿一寸暖

董宁

## 野外觅画

程应峰